



髓緣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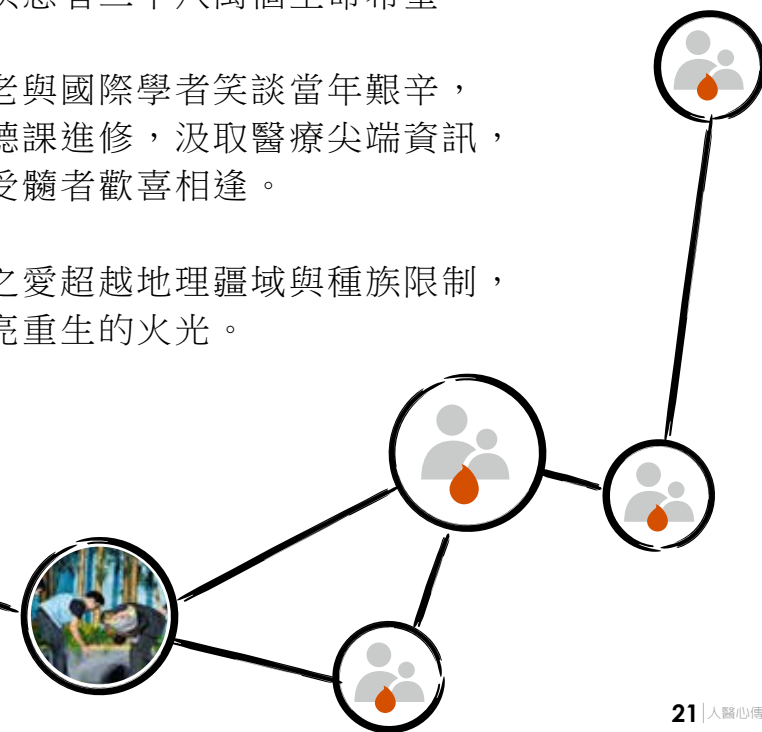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二十周年

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將滿二十周年之際，傳來好消息，髓緣傳到匈牙利。

華人、白人、印裔……中心供髓三千四百四十例到二十九個國家地區，臺灣人給了全世界血疾患者三十八萬個生命希望。

走過二十年，各方耆老與國際學者笑談當年艱辛，數百位半百志工認真聽課進修，汲取醫療尖端資訊，中秋團圓時刻，捐、受髓者歡喜相逢。

一路走來，慈濟髓緣之愛超越地理疆域與種族限制，在全球不斷傳遞，點亮重生的火光。



文 | 陳清香、陳怡伶、何姿儀、彭薇勻、陳慧芳、梁恩馨、沈健民

歷經三次轉機、飛行超過八千公里，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上午，來自匈牙利的喬柏·伊利斯 (Csaba Illés)，終於從花蓮慈濟醫院高瑞和院長手中接過周邊血幹細胞，又即刻啟程趕回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因為有一位已經接受殲滅療法準備受髓的病患在那裡等著，他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這救命之髓送到。

這是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滿二十年之際，第三千三百四十例移植案例。遠在歐洲中部的匈牙利，成為慈濟髓緣之愛抵達的，第二十九個國度。

專業與感性並具 三十六對相見歡

早在一年前中心的行政團隊就在為二十周年的活動作準備，而決定舉

辦捐受髓者的相見歡，更是讓同仁興奮又期待。周年活動的時間點正好與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相近，因而決定將人醫年會中的晚會活動與相見歡合併，此外，今年人醫年會也以骨髓幹細胞捐贈為主軸發展，讓全球人醫成員們深入了解慈濟「八大腳印」之一的骨髓捐贈。

自從於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獲世界骨髓捐贈者協會 (The World Marrow Donor Association, WMDA) 的國際認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正式成為國際級的骨髓資料庫，中心每年也會為骨髓關懷小組志工舉辦專業課程，今年也同步規畫了為期兩天半的「二十周年慶暨關懷小組講師認證」研討會，時間於九月十九日至廿一日上午，內容除了相見歡活動外，安排了國際專家學者講課，有近八百位小組志工報名上課。



來自匈牙利的取髓人員喬柏·伊利斯 (左) 來到花蓮慈院，從高瑞和院長 (中) 與楊國梁主任手中接過周邊血幹細胞，圓滿第廿九個國家地區的髓緣。攝影／楊國濱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主任 (左六)、陳乃裕總幹事 (右五) 與張筑聿組長 (右四)，在二〇一三年五月即拜訪廣東省人民醫院，邀請參加相見歡。攝影／黃筱哲



美國受髓者凱爾 (左二)，經過十四年再度來臺與捐髓者林柿臻 (左一) 見面，凱爾的媽媽再感恩醫療團隊與捐髓者，讓兒子健康長大。攝影／楊國濱

而相隔多年才舉辦的相見歡活動，邀集了三十六對捐受者，因此拆成兩場，分別於研討會第一天的上、下午，於慈濟大學與靜思堂舉行。中心楊國梁主任、骨髓捐贈關懷小組總幹事陳乃裕、與行政組張筑聿組長在今年五月就先前往北京、廣州、上海、蘇州、杭州的移植合作醫院親自邀請參加。課程的部分包括有介紹專業知識的「骨髓捐贈論壇」，捐受贈者、醫師與志工分享經驗的「髓緣之愛」，以及由臺大醫院陳耀昌教授、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和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等人共同回顧歷史足跡的一場座談。研討會以感性開場，專業而充實，最重要的，所有辛苦奔走的志工們看見了他們的付出挽救一個個生命與家庭的奇蹟。

盼到當面言謝的那一刻 捐受者互感恩

「雖然您我並不相識，但緣分把我們從天涯海角聚在一起，是您讓我的生命得以延續……」這一切，都要從「髓」緣的牽繫開始說起。首場相見歡，十九日上午在慈濟大學大愛樓演藝廳揭開序幕。為了一圓與「救命恩人」見面的心願，經過多年等待，當主持人慈韻師姊「公布答案」、受髓者見到捐贈者的那一刻，有人獻花、彼此相擁痛哭；有人鞠躬、甚至跪地致謝，就為了想要表達心中無限的感恩。

「捐髓給我的人，名字與我父親的名字一樣……」見到捐贈者吳奇峰的那一刻，來自廣州的受贈者廖雅儀內

心激動到無法言語，只能化為擁抱與淚水。因為骨髓捐贈讓廖雅儀有了「再生父母」，更沒想到她的再生父親與親生父親同名，這樣的巧合，令臺下驚歎聲四起。

「剛剛進會場時，我跟我太太說，肯定是他，就是他！」盼了十二年，來自廣州的受贈者戴世青和太太穿過舞臺上布滿鮮花的生命之門，緊緊擁抱捐髓者郭家奇。生命的相遇是多麼地奇特，讓不曾見面的人，憑著直覺找到了生命貴人！

「我現在的生命，不光是自己的生命，身體還留著臺灣兄弟的血液，我一定會讓這善的循環繼續下去。」戴世青接受骨髓移植後，身體狀況非常好。他感恩地說，因為捐髓者的大愛，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還有一個差點

破碎的家庭，更讓他有機會繼續擔任學校教授，啟發更多孩子的慧命。

家住臺中市、擔任美術老師的房新，在生病後並沒有放棄創作的興趣，而是努力地以繪畫來轉移病苦。在相見歡活動中，房新特地繪製了大自然風景畫送給捐贈者，畫中有兩隻象徵圓滿的蝴蝶，是她想要感恩捐贈者王慕樵讓她的孩子沒有失去母親、先生沒有失去伴侶。而捐者王先生也回過頭來感謝房女士，說著捐骨髓後自己的工作運變好，也順利考上了老師。

有的等了三年、有的盼了十幾年……二十對捐受贈者陸續上臺相見，在所有關懷小組志工、家人朋友的見證下，將多年來的感恩，化為終於見上一面的欣慰，彼此祝福。



捐髓者趙志強的妻子緊緊擁抱來自四川的羅聖開，她說要好好抱抱自己的另一個孩子。
攝影／連志強

團圓的時刻 如見失散的家人

紅燈籠光芒溫柔映照在講經堂上千人的眼前，帶來濃濃的中秋過節氣氛。在九月十九日下午的「骨捐二十周年暨人醫會十五周年慶活動」，廿對來自南非、美國、越南、新加坡、大陸、臺灣的受髓者，與捐髓者團圓，也與慈濟骨髓捐贈關懷團隊、全球人醫會成員團圓了！

大會一開始，全場以持續了五分鐘的熱烈掌聲，歡迎捐、受髓者入場。受髓者曾經跌落無望的生命谷底，因著捐贈者的大愛與關懷小組無私的付出，帶來重生的希望。

來自四川的羅聖開，出生四個月即被診斷罹患嚴重地中海貧血，加上又是罕見的 RH 陰性血型，必須靠每個月輸血才能存活。家人不僅要面對龐

大的醫藥費重擔，甚至有錢也買不到適合的血液，沒有終點的治療如同海嘯淹沒了全家，「那日子幾乎看不到希望！」

「我想要手術，我想要活下去。」四歲的羅聖開主動向爸爸開口，家人在大陸各個骨髓與臍帶血資料庫中展開求髓的艱辛歷程。

「我只能給孩子不健全的身體，是捐髓者、是臺灣慈濟給孩子健康，給他們希望！」想到大陸還有無數與兒子相同疾病的孩子正在等待，而在身旁的羅聖開幸運地活著，現在已經九歲了，羅爸爸在臺上激動地向臺灣慈濟與志願捐髓者表達深深的感恩。

大會上捐、受髓者彷彿與失散已久的家人團圓，一個深深的擁抱，一滴滴盈眶的熱淚，感動了現場眾人，淚濕了手帕。



臺灣的志工為了勸髓四處奔走不以為苦，就算在雨天也上街宣導。
攝影／洪清秀



倒轉時光話當年 臺灣愛心密度高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是二〇〇二年四月三十日改制後的名稱，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成立時原稱「慈濟基金會骨髓捐贈資料中心」，所以總會聽到元老級的人習慣地簡稱為「(慈濟)骨髓資料庫」、「骨髓庫」。最元老者之一，當屬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了。

在九月十九日上午的人醫年會課程中，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將時光倒流，在有限的三十分鐘內談骨髓資料庫的創立伊始。「證嚴上人因為真的不忍、不捨這些病患求救無門、家庭破碎，生命就在我們的眼前消逝。」所以在徵詢醫界意見之後，確認捐髓不會傷身，開始籌建骨髓庫。

自資料庫成立短短兩年內，慈濟人募得超過十萬筆血樣配對資料，當年不但引發學界震撼，日本、新加坡更特地來臺造訪。「上人不曾為搶救生命而損害生命。」林副總說，從前民智未開，捐骨髓是何等恐懼的事，當時在國際間，兄弟間都不願意捐給自己的手足，甚至弟弟會拿著槍、押著哥哥捐，所以這是一項很艱鉅的工作。儘管社會大眾對捐髓觀念普遍陌生，但大家知道跟著上人「做就對了」，因此不分晝夜奔走長街陋巷、鼓勵捐髓，累計已舉辦近兩千場驗血活動，數以千計的捐贈者也見證捐髓救人、無損己身。

上人常說「臺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臺灣有兩千三百萬人，骨髓庫就有三十八萬筆血樣資料，相當於每一百人就有超過一點五個人參與骨髓捐贈驗血，愛心密度非常高。誰說捐髓會傷及生命？林副總表示，在慈濟人鍥而不舍的關愛與營養補給之下，讓許多捐髓者不但比從前健康，更讓一位婦人因為捐髓，讓她從原本的不孕到產下一對雙胞胎。捐贈者不單讓受髓者重獲生命，也讓自己迎接了新的生命。

一生中最好的決定

骨髓捐贈原本被限定為器官捐贈的一種，必須要是三等親屬之間才能夠進行；在法律修改完成後，非親屬之間也可以捐贈，所以必須成立資料庫。研討會上，陳耀昌教授、王成俊醫師、閻雲校長、蕭正光醫師、林碧玉副總、



每年的關懷小組講師認證課程，是志工種子的增能活動，也讓所有志工不論勸髓或陪伴都更專業。攝影／鄭阿典



協助慈濟骨髓資料庫成立的王成俊醫師、陳耀昌教授、閻雲校長與蕭正光醫師，和林碧玉副總、高瑞和院長、與林俊龍執行長等人一同回首草創時的點滴。攝影／楊國濱

林俊龍執行長與高瑞和院長等人，一同回首骨髓資料庫草創時的點滴。

完成臺灣第一例骨髓移植的臺大醫院陳耀昌教授，笑說現在能夠坐在這裡，是因為當年做了一個「一生中最好的決定」。一九九一年底，他在香港參加亞太血液學會，那時香港正在為一位臺灣去的病人舉辦捐髓活動。臺灣的病人跑到香港去，香港人為我們做捐髓，這對陳教授來說是很大的刺激，他回臺之後就開始進行相關的推動。

一九九二年，旅美留學生溫文玲罹患白血病，在父母與手足之間找不到相符的 HLA 配型，當時她就讀的學校與美國慈濟志工都為她奔走，募集華人血液樣本。同年年底她回到臺灣，由母親與妹妹向當時的行政院衛生署要求將器官移植捐贈條例解套，陳耀昌教授陪同她們與張博雅署長會面；

後來得到衛生署的支持，隔年四月修法通過，所有的立法委員都非常肯定。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臺大醫院舉辦了第一次捐髓驗血活動，陳教授感到責任重大，但是那時能力有限，於是便把整個重擔交給慈濟。他說：「很高興看到現在有這樣的成就，所以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決定』」。陳教授表示慈濟除了骨髓庫以外，他更尊敬的是能夠成為臺灣最大的臍帶血庫，因為臍帶血庫維持費用高昂，應該要以公庫的形式營運。他現在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機會變成捐髓者，因為已經超過年齡上限了！

在手術房的內科醫師

臺灣第一例非親屬間的骨髓移植，是由時任三軍總醫院血液科主任的王成俊醫師，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為捐髓者葉美菁與受髓者魏志祥進行手

術，這同時也是慈濟骨髓資料庫的首例。他在座談中說道：「這場活動對捐髓者有著莫大的鼓舞，感恩慈濟提供這麼好的平臺。趁此機會特別敬佩骨捐關懷小組（志工群），如果沒有慈濟的話，骨髓捐贈沒有辦法推動得那麼順利，尤其有的時候還會受到捐髓者的誤解、不了解或是家屬的責難，大家都能夠忍耐下來、不斷地解說，使得捐髓者能夠回心轉意，也大大地提升了捐髓的成功率。」

骨髓資料庫的第一任執行祕書蕭正光醫師，回想當初剛開始時並沒有自己的實驗室，募集來的血液檢體都要送到國外檢驗。他陪著林碧玉副總向加州大學的保羅・寺崎 (Paul Terasaki) 教授實驗室進行議價，讓成立初期的經濟壓力減輕許多。蕭醫師很希望資料庫可以繼續不斷地發展，自己也能夠配對上、進行捐贈。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是血液腫瘤專科醫師，當年他來到花蓮慈院服務，見證了推動成立骨髓庫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也參與了第一次在花蓮慈院進行的骨髓移植。高院長表示：「以前還沒有周邊血幹細胞的收集，我要進開刀房、捐髓者要全身麻醉，在腸骨上面抽取幹細胞。當時醫院的血液腫瘤科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一個禮拜有三次要去執行抽髓的手術，大家常常在開刀房裡看到我，都誤以為我是外科醫師。」當初為了要確保抽取的

捐出十毫升的血樣，就可能救了一個人、一個家。圖為熱心民眾挽袖參加骨捐驗血。攝影／梁妙寬

骨髓幹細胞維持高密度，醫療團隊進行腦力激盪、想了很多辦法，要讓高品質的骨髓輸入到受髓者的身上，發揮最大的效果。最後，高院長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入這個拯救生命的行列。

骨髓中心醫技人員合照：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專業團隊在實驗室裡，為每一滴救命之髓進行複雜的保存、檢驗與配對。

消弭捐髓門檻 希望的所在

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也是血液腫瘤科醫師，曾經在美國加州的希望城國家醫院、著名的癌症中心以及骨髓移植中心服務。回憶起當初上人決定要做骨髓資料庫，閻校長初生之犢不畏虎，用他的所知所能來幫忙。沒有想到這個忙是他沒有辦法一個人做的，全靠上人的號召以及慈濟人的努力才能成就。光陰荏苒、早期的許多困難都已經去除了，例如從腸骨的手術室抽取變成周邊血幹細胞收集，檢驗方法從血清測試改為 DNA 檢驗，大家的共識就是要把這件事做好。

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當初在

美國洛杉磯慈濟義診中心時，也參與了慈濟骨髓資料庫將血液樣本送至美國檢驗的過程。那時無論在臺灣那一個地方抽完血都要直奔機場，趕搭班機到洛杉磯，再送到寺崎教授的實驗室，路途有任何耽擱都會影響檢驗品質。林執行長特別推崇幕後的工作團隊，包括在一九九四年成立的捐贈關懷小組，舉凡收集、記錄、配對，勸捐、陪伴捐髓者等，讓慈濟骨髓庫在臺灣的捐贈率與品質達到最好，他深深引以為榮。

種子傳承 愛與關懷永續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都會以關懷小組講師認證課程來慶祝周年，今年同樣有八百位志工種子講師回來上課，結束後將所學帶回各社區傳承，今年的講師更是重量級的。寺崎教授向大家分享全球器官移植的現狀與未來，岡本真一郎 (Shinichiro Okamoto) 教授分享日本骨髓資料庫的經驗與願景；另有花蓮慈院小兒部醫師兼骨髓幹細胞中心醫務主任楊尚憲講解了骨髓、周邊血幹細胞捐贈過程，以及可能產

生的身體反應。

而今年的小小創意是中心舉辦了「骨髓捐贈推廣微電影」活動，鼓勵現今為數眾多的網民了解骨髓捐贈，也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

雖然研討會第二天下午及翌日的課程則因為天兔颱風來襲而臨時取消，所有來上課的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工，心中已裝滿感動、腦中帶著新知，扛著助人救人使命回到各自的社區。

中心二十周年的活動，除了行政團隊三十位同仁總動員，還動員了兩百位志工共同成就，讓三十六對捐受髓者終於見面，關懷小組志工與人醫年會成員與工作人員共二千五百多人齊聚一堂，每個感動的瞬間鑲嵌進了心裡，世界因髓緣之愛而顯得更美麗。

曾經走過的筆路藍縷給了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更大的力量，感恩全臺灣骨髓捐贈暨關懷小組兩千位志工，感恩所有與骨髓捐贈與移植有關的人，全世界血液疾病患者重燃生命的機會不再渺茫，希望就在你我身上。



點滴故事 髓緣愛

文 / 吳宛霖

慈濟推動骨髓捐贈已屆滿二十周年。在九月十九日中秋節的捐受髓者相見歡之前，人醫年會特別安排一場由受贈者、捐贈者、骨捐關懷志工和人醫會醫師共同參與的交流講座，透過不同身分的分享，勾勒出髓緣二十年的概略輪廓。雖然只是二十年裡的幾個小環節，但每一個平凡生命的求生故事，在緊閉大門外從白天站到黑夜的志工、突破重重困難的捐髓者，到千里送髓的醫師，在二十年的時間長河裡，每一滴淚水和嘆息，每一個咬緊牙關的時刻和馬不停蹄的接力，每一股永不放棄的意志力，成就了二十年血淚交織的感人篇章。

有心 就能做菩薩

小學三年級時罹患血癌的胥瑋玲，在接受弟弟的骨髓重生後開始擔任社工，幫助同樣受血癌所苦的孩子。瑋玲說，自己也許福報不夠，生病的時候還沒有慈濟骨髓資料庫，但她也覺得自己更大的福報。經歷這一場努力求生的歷程，她知道自己現在不是

為了自己而活，可以活下來就一定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成為社工，幫助血癌的小朋友，以自己的經歷鼓勵他們；她也參加慈濟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只希望以親身經歷幫每個生命打氣。捐髓給瑋玲的弟弟則說，自己雖然不記得發生過的一切，但是能救姊姊覺得自己很棒，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菩薩，只要有心、有機會，大家都可以做菩薩。



胥瑋玲（左三）感恩弟弟才九個月大就捐髓給他，他的弟弟（中）和妹妹也上臺，鼓勵大家只要有心，都能做菩薩。攝影 / 魏國林



高雄人醫會林榮宗醫師（中）一路陪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他表示有執照的醫護人員就是有「福氣」。左一為關懷小組志工宋秀端。攝影 / 魏國林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第六十例的捐贈者余慧婷，因家人反對，由身為人醫會成員的舅舅簽下切結書後，骨髓終於飄洋過海到她從沒去過的加拿大。她相信一定是有很深的因緣才會配對成功，如今全家都以她為榮。而陪伴過三百多位受髓者的骨捐關懷志工宋秀端，也曾眼睜睜地看過因捐贈者猶豫，當願意捐的時候，病患已等不及而往生的真實故事。

醫護才有的「福氣」

而一路陪著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創立的臺灣高雄人醫會林榮宗醫師說，現在慈濟骨髓庫已經有三十八萬筆資料，臺灣平均每天都會有一人捐出造血幹細胞。在他的診所裡，每天都會

有三十至五十人進行捐贈後的第二次確認、檢驗、注射生長激素或術後追蹤等等。以高雄為例，這二十年來已經有超過五百位捐贈者，臺灣捐出的造血幹細胞有三分之一幫助臺灣的受髓者、三分之一送到大陸、三分之一則是其他二十七個國家地區，臺灣真的是以愛為寶。

林榮宗醫師說，作為醫護人員領有一份執照，就有一份一般人沒有的「privilege」，有人將這個字譯為「特權」，但他覺得應該把這個字譯成「福氣」。有這分福氣，就更應該發揮愛心和同理心，也希望全球的人醫會成員都能發心立願、建立自己的資料庫，使更多生命多一個機會，讓這分髓緣在不同的土地上繼續流轉。

一生無量 髓緣路

文 / 黃小娟

歡慶髓緣二十，二〇一三國際慈濟人醫會 (TIMA) 年會邀請來自美國的保羅・寺崎教授 (Dr. Paul Terasaki)、日本的岡本真一郎教授 (Dr. Shinichiro Okamoto)、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等三位重量級學者參與「骨髓捐贈論壇」，介紹美國、日本及臺灣推動骨髓捐贈的專業知識、沿革，以及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因緣。主持人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表示，骨髓捐贈不只是證嚴上人的指導，更需要許多人共同成全。

重量級專家與會 回顧美善因緣

來自美國的寺崎教授是知名的人體器官移植專家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醫學院手術名譽教授。林俊龍執行長指出，當年若沒有寺崎教授的協助，慈濟的骨髓幹細胞中心無法順利建立。

保羅・寺崎教授在論壇中分享人類白血球抗原 (HLA) 檢驗的演進史。自一九五八年醫學界發現 HLA 後，幾經



美國的保羅・寺崎教授分享血液樣本檢驗的演進史。攝影／魏國林

努力，HLA 已在一九七〇年成為國際測試組織配型的標準方式，具有效率 (efficient)、簡單 (easy)、少量 (small) 與可運送 (mailable) 等特性。在因緣促成下，寺崎教授到臺灣了解證嚴上人對成立骨髓庫的緣起。成立初期，志願捐贈者的血液樣本便從臺灣以飛機送往加州，由寺崎教授所成立的實驗室協助檢驗。

岡本真一郎教授是世界骨髓捐贈協會 (WMDA) 骨髓庫認證委員會前主席，日本骨髓庫國際理事，也是慶應義塾大學醫院骨髓移植醫師暨醫學院副教授。岡本教授表示，一九九一年日本骨髓捐贈計畫 (JMDP) 啟動，運作非常順利。一九九八年日本開始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合作，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發生時，他擔心來臺取髓的學生無法及時回國，幸好在慈濟的協助下順利返日，讓病患獲得移植。二〇一一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日本骨髓庫辦公室受損，慈濟人適時伸出援手，彼此間持續善的循環。



走過二十年，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深深一鞠躬，感恩國際友人在早期筆路藍縷的路上辛苦的大力協助。攝影／魏國林

連結捐受者的心

閻雲校長在血液腫瘤、骨髓移植等領域鑽研極深，是享譽國際的癌症專家，並曾在林俊龍執行長回臺服務後，接手美國慈濟義診中心。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骨髓資料庫，讓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跟美國骨髓庫連線。閻校長表示，《無量義經》描述佛菩薩德行有「頭目髓腦悉施人」，因此在證嚴上人感召下，他毫不猶豫地加入推動團隊，「把握當下，做就對了。」他認為，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不只執行骨髓配對與捐贈，更是把捐者和受者的心連在一起。

寺崎教授認為，推動骨髓捐贈最重要的是「因緣」，搶救生命不只是捐者和醫生的事，而需要團隊、社會的投入。閻雲校長也指出，未來骨髓移植可以用來治療更多其他疾病。林俊



岡本真一郎教授是日本骨髓庫國際理事，他非常讚歎慈濟與日本骨髓庫之間的美善循環。攝影／魏國林

龍執行長總結表示，在證嚴上人的領導下，慈濟志工會努力繼續向前走，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大德大愛大恩人

文 / 張如容、王鳳娥、張筑聿

知道慈濟要舉辦相見歡，楊聖玄一家加上親戚十幾人從南臺灣包了遊覽車前來感恩救命恩人。看到捐髓者陳文鋒一上臺，全家一擁而上，將陳文鋒團團圍住，聖玄的父母更激動地緊緊抱著他跪了下來，阿公、阿嬤止不住流淚，臺下的叔叔、姑婆親友團也激動難忍。

手上拿著特別用毛筆字寫的「感謝大德大愛大恩人」的紅色大卡片，楊爸爸含著眼淚仍是激動：「我等八年了！早就想親自下跪感恩捐髓者，感恩他救了我們一個家庭。感恩上人創造骨髓資

料庫、感恩慈濟的師兄姊，讓我們有機會把兒子救回來！」

傾家蕩產只為兒命 無以為報奉獻己力

恆春的夏天豔陽高照，疼愛聖玄的阿嬤總覺得不對勁，「咱們家的聖玄，為何最近臉色發黃？」楊爸爸原先不以為意，怎知以中藥補後反而更加嚴重，帶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查，醫生告知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爸爸心急如焚，將他轉診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化療。為了醫治兒子，自費昂貴化

來自恆春的楊聖玄一家人一見到捐髓者陳文鋒就一擁而上將他團團圍住，直接沒有掩飾的熱情讓陳文鋒受寵若驚。攝影／王賢煌



聖玄（右一）和爸爸特地準備了「感謝大德大愛大恩人」的大卡片來表達心中無盡的感恩。攝影／陳楷圻



療藥物未曾皺一下眉頭，他說：「只要能買回聖玄的生命，傾家蕩產在所不惜。」歷經一年治療，血球數仍無所進展，醫生建議找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進行配對，很幸運地配對到五位捐髓者。

聖玄在無菌室接受移植治療時，爸爸與媽媽無助地在玻璃窗外，目不轉睛地注視兒子的所有動靜。正當無助之際，遇到了骨髓關懷小組的志工宋秀端，秀端師姊說：「請把聖玄交給醫生，我帶兩位參加慈濟歲末祝福，一起為聖玄加油。」很幸運地，聖玄移植成功了！回家之後，楊爸爸一聽到慈濟有骨髓驗血活動，他就會放下忙碌的民宿工作，跟著慈濟志工投入，邀約親戚、朋友參加驗血活動，現在全家都是骨髓資料庫的成員。楊爸爸說：「證嚴上人創辦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拯救很多血液疾病的家庭，我無以回報，唯有奉獻自己的力量。」

擇善固執堅持捐髓 直接回饋身體變好

陳文鋒自二〇〇五年捐髓給聖玄，至今已經八年了，當年因為慈濟人鼓勵他去參加驗血，他沒多想就去建了血樣資料。一年後，他接到一通電話：「您配對到了，還記得當時捐髓的心願嗎？」聽到兒子要捐「骨髓」，文

鋒的母親擔心極了，「我要捐！就是要捐！」文鋒的「擇善固執」曾讓媽媽很傷心，更擔心捐髓會影響他的身體健康。

「捐髓後感覺身體變更好了。」沒想到以前體質不好，一年中有半年都在生病感冒的文鋒，現在這些不舒服的問題都遠離了，身體更健康，他覺得這是捐髓後最好的「後遺症」。

為報親恩髓愛 少年努力向上

和救命恩人見面，聖玄一家人展現了南臺灣的純樸而直接的熱情，又悲又喜的真摯情感有如南臺灣的溫暖的陽光感動了所有人。聖玄更送了一個特別的禮物報答恩人文鋒，一張貼著剪報的卡片，上面是聖玄「血癌重生，考取三證照報答父母」的報導。原來聖玄體力雖不如同學，課業卻始終表現相當優異，也獲得校內的繁星計畫資格，但他竟然決定把機會讓給同班家境困苦的同學，自己拼考大學，讓全校師生都相當感佩。而爭氣的聖玄如今已經考取五張專業證照了，文鋒救的不只是一個孝順的孩子，還是社會的希望。聖玄說：「謝謝捐髓者叔叔，有了你才有現在的我，才有現在這個圓滿的家庭。」

南非來的最敬禮

文 / 陳怡伶、蔣靜怡、胡瑞珠

「黑黃配對我來說是奇蹟，我真的很感激每一位協助我重生的人；能夠在臺灣配對又移植成功，說明人類是沒有種族、大小、年紀差別的。在地球上，我們原本就是一家人。」來自南非約翰尼斯堡的阿力斯 (Amrith Prithraising) 感恩地說。

兩度配對 在臺灣看見曙光

阿力斯在二〇〇三年發病時，即刻尋求國際醫療組織幫忙。首次配對到、百分之百吻合的泰國人突然反悔，他的心情頓時從天堂盪到谷底，醫師安慰阿力斯「再往其他的國家找找看。」幸運之神並沒有遺忘他，二個月後在臺灣又找到合適的捐者，彷彿見到了曙光，但是醫生告訴他「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吻合。」在太太的鼓勵下，夫妻倆決定要一起面對、奮鬥下去。十年來，他活得很健康。當有人問起他有何改變時，他習慣聳聳肩、露出俏皮的笑容說：「不確定這是不是捐髓者對我的

為見恩人飛行三十六小時的阿力斯（中），一見到捐髓者尹居中與太太，即對他行印度傳統最高敬意的「摸腳禮」。攝影／吳欣玫

改變，還是這場病讓我更懂得珍惜生命。」過去個性保守的他，凡事都要深思熟慮；現在不一樣了，變得很豪爽，「OK」常掛在嘴邊。

這段時間，阿力斯並不知道臺灣在哪裡，因為英文發音很接近，還誤以為臺灣 (Taiwan) 是泰國 (Thailand) 的一部分。直到今年八月，南非慈濟志工邀他到臺灣參加骨髓相見歡，夫妻倆才恍然大悟。為了要見恩人，阿力斯的太太特別穿著傳統服飾與會，代表他們內心最誠摯的感恩及尊重。



「摸腳禮」致上最高敬意

九月十八日，阿力斯夫妻抵達臺灣，航程整整花了三十六個小時。太太說，從下飛機，就看到慈濟人的謙虛與溫暖。在靜思堂，志工導覽南非慈濟人行善的事蹟，當他們看到慈濟在全球的志工組織與足跡，讓他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十年來，阿力斯經常假想捐贈者的模樣：大約四十歲的男性、頭髮微捲，身高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公分左右。十九日下午揭曉時，果然和他猜想的相去不遠，長得高又帥。他和恩人尹居中緊緊相擁，再虔敬地以雙手合十彎身至地，用右手輕觸尹居中的腳，然後回觸自己的額頭，這是印度傳統對長輩、恩人表達最高敬意的「摸腳

禮」。他的太太也一邊拭著淚，在丈夫起身後接著行摸腳禮。對阿力斯夫妻的感恩大禮，木訥的尹居中直說，他真的只是做了像捐血般的事。尹居中的太太是一位慈青學姊，當時她心想一個願意捐髓的人一定是好男人，才決心嫁給他。

阿力斯說：「他給我的不只是生命的重生，對我的父母來說，他給了他們一個兒子；對妻子孩子來說，他給了一位先生、一個爸爸；對兄弟來說，他給的是一個兄弟；對我的朋友來說，他給的是一位活生生存在的朋友。」這兩天與慈濟人相處之中，讓阿力斯夫妻感動得流了不少淚，更留下永生難忘的回憶。阿力斯太太說，回國後要去拜訪當地慈濟志工，一起為社會付出。



阿力斯（右三）說：「黑黃配對我來說是奇蹟，證明我們原來就是一家人。」攝影／連志強

不只救一人

文 / 謝明芳、邱淑絹

「感恩與慈濟結緣，感恩上人的愛、大家的愛，我會將這分愛持續傳出去。」

今年來自越南的人醫會學員黃清俊 (Huynh Thanh Tuan) 醫師，在見到救命恩人李允鑫時，跪倒地上心情激動久久無法起身……

醫師變病人 幸遇貴人如家人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六日凌晨三點，還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的黃清俊突然感到劇烈腰疼，原以為只是骨頭脫位，但接踵而來的發燒、白血球數量異常與皮膚出血斑點，讓他警覺自己的症

狀並不單純。經過仔細檢查，確認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絕望。儘管黃清俊是醫師，但月薪才相當於新臺幣五千多元。不忍年輕生命就此消逝，越南慈濟人一邊為黃清俊募款，一邊為他尋求相符的骨髓配對。剛好到越南發放的慈濟志工賴和雄，回臺時就擔任起運送血樣到臺灣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檢驗的「飛天慈誠」。很幸運地，兩週內就找到與黃清俊初步相符的捐髓者。為了讓黃清俊能安心在臺灣接受治療，賴和雄將臺北住家頂樓房間重新裝潢提供他居住，賴和雄一邊安排黃清俊

就醫，一邊為他進補；還在他健康狀況允許下，帶他與女友旅遊，以緩和移植前的不安。賴和雄說：「白血病患的照顧壓力是很大的。希望他們感覺這裡像自己的家，不要有寄人籬下的感覺。」

救一人如救多人 期為更多病患拔病苦

「你不是一位普通的病人，你是一位醫師，救你一個人等於幫助很多人，因為你還可以再去救更多人。」賴和雄不斷鼓舞黃清俊。移植前一天，賴和雄在家為他誦經祈福，越南慈濟人則在當地舉行祈福晚會，並邀請黃醫師的家人、同事朋友參加。

骨髓移植後帶來的痛苦，身為醫師的黃清俊也不能倖免，他憑藉意志力

苦撐。直到五個半月後，主治醫師有力的一句：「新的血球發展得很好，可以出院了。」讓黃清俊深覺苦盡甘來。「那意味著我的生命、工作，甚至我的理想還存在著，而且有可能實現！」病癒後，黃清俊來到臺灣攻讀醫學博士、學說中文，更加入國際慈濟人醫會的行列，誓願為更多病人拔除病苦。

「我的血是您的，無論人到哪裡，您永遠在我心裡。」黃清俊一圓宿願，在相見歡這天，緊緊擁抱捐贈者李允鑫。而當年幫助黃清俊的「賴爸爸」賴和雄，也坐著輪椅出現在會場，對黃醫師懷有更高的期許：「看到今天這樣的場面，就是圓滿骨髓捐贈的目標。希望你要有慈濟的精神，做一位好醫師。」



黃清俊（右三）感謝的除了捐髓者之外，也非常感激來臺就醫期間照顧他無微不至的慈濟志工賴和雄（坐輪椅者）。攝影／楊舜斌



人醫會學員越南醫師黃清俊在舞臺上跪地向捐贈者李允鑫虔誠感恩。攝影／吳欣玫

素食媽媽的 關鍵禮物

文 / 陳泰良

即將和自己的捐贈者第一次見面了，大衛 (David) 還沒有真正地準備好，當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時應該說些什麼？因為這份喜獲重生的禮物，對大衛而言實在太重大了。這是上天給予他的第二次機會，他至今還找不到最適當的言語來表達心中的那份感激之情。

美國華裔登錄資料少 臺灣媽媽骨髓渡洋援

接受骨髓移植已經四年半，今年卅五歲、家住美國加州聖地牙哥的大衛，經常在心中想像那位遠在太平洋彼端、素昧平生的女士的模樣。不論這位當年四十九歲的臺灣女性是什麼樣的人，她都做了一個高貴的決定、對大衛而言是生死之別的關鍵。因為她的捐贈，一個危在旦夕的生命因而重生，不但如此，大衛移植後還生了一對健康的雙胞胎，現在和太太、三個小孩過著和樂的生活。

身為專業藥劑師對最新的醫藥新知、各種新藥物瞭如指掌推，但是在治療如血癌這種重大血液疾病，骨髓幹細

胞和周邊血捐贈，仍然是患者的救命關鍵。

身為華裔的大衛回憶，當初研判骨髓移植為唯一可行的治療方案時，主治醫師的話讓他記憶猶深！醫師說：「我要告訴你兩個消息，好消息是你身為華裔，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潛在捐贈配對者人口；壞消息是目前亞裔和少數族裔登錄骨髓資料庫的比例很低，可供配對的資料不夠多，所以你的機會可能不太樂觀。」



大衛受髓後，終於能和妻子健康陪伴三個可愛的孩子長大，因而無限感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提供



無法用言語表達感激之情的大衛緊緊擁抱捐贈者鄭美月，感謝她決定捐髓，讓他有重生的機會。攝影／吳欣玟

三個第一次 救了一個家

幸運地，大衛在臺灣找到了相合的捐贈者，順利完成移植手術。四年後的中秋節，大衛與他的捐贈者鄭美月團圓了。除了表達感激，大衛特別跟美月解釋：「一般的情況，都是父母為子女感謝捐贈者；但是我要感謝妳的慷慨善舉，讓我有機會能親眼看到三個年幼的子女來到這個世間，以爸爸的身分陪伴他們長大。妳所賜與的不只是一個重生的生命，而是四個健康的新生命，以及美好的家庭。」

捐贈者鄭美月已經茹素卅年，經營素食早餐店多年無休，是家人兒女心目中的女超人。質樸無華的美月為了捐贈骨髓造血幹細胞，歷經了人生中的三個第一次：「第一次店休、第一

次搭飛機、第一次到花蓮。」這次相見歡她由子女陪伴前來，雖然有點緊張，但是很高興看到自己的骨髓起了作用，救了一個美好的生命。

就如媽媽般敦厚和藹的美月微笑說，捐贈骨髓只是做該做的事，沒有在意。高興的是因為捐骨髓而跟慈濟志工結緣，踏入慈濟世界，參加水懺演繹等活動，都讓她十分歡喜受用，開闊了生命的視野。她期待大衛能夠健健康康，把握這得來不易的新生命。

而經過人生重大波折，重新審視自己存在價值和意義的大衛，現在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也開始當義工幫助他人，同時積極參與南加州地區骨髓移植宣導的活動，以移植成功的過來人身分宣導骨髓資料庫的重要性，鼓勵病患不要放棄任何機會。

從A到B的重生

文 / 曾慶方、王雪珠、陳秀雲

慈濟骨髓相見歡從來都是涕淚縱橫的場面，但來自上海卻有著東北漢子高大熱情個性的李毅，硬是讓全場都笑得東倒西歪，止住了從開場就沒停過的感動淚水。

上海執著大漢 一心想見恩人

四十八歲的上海人李毅原本要做膽結石的手術，卻在手術之前的血液檢查發現血液異常，發現得了白血病。幸運

的他在慈濟骨髓資料庫找到配對符合的資料，二〇〇八年造血幹細胞移植後一路捱過很多併發症和困難，終於恢復健康。成功之後，他每天追問上海道培醫院骨髓移植的聯繫人，到底何時可以相見？終於聽說了慈濟要舉辦相見歡，他天天拜託醫院、又打電話給上海慈濟人，每天「緊迫釘人」，就是非要見到捐贈者不可。

「我來自大家庭，家人給我全部的

支持。我老媽媽本來也想來，但她見到恩人一定會跪地不起，我們就決定不讓她來了。但是我的家人與親戚現在都在看微信直播，他們一直想看看我的捐髓者，因為以前我是A型血，很執著。佛經說去我執，就是說給A型的人聽。」全場頓時笑開，主持人陳竹琪追問他：「那您現在不是A型啦？」

「移植之後，我變成B型血啦！」

「現在不執著了？」

「不執著了，隨意了、放下了。」

竹琪又考驗他：「萬一您的捐贈者沒有來，您也不會執著，會放下？」

李毅說：「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也許他不會來。」因為他心中有三個對不起。

第一個對不起上海的慈濟志工吳師姊，因為聯繫時間太緊湊，所以他一直打電話麻煩吳師姊。

第二個對不起，是對不起陪他一起來的主治醫師——上海道培醫院高志勇院長！因為志工師姊一見到李毅就稱呼氣色好嗓門大的他「高院長」，而溫文儒雅、比較瘦一些的高院長，和人高馬大的李毅一比，被誤認為是受髓者。李毅雖然活潑幽默，但對救治他的高院長，仍打從心裡尊敬與感激。「我對不起高院長，他為了照顧我們這些病人，真是太辛苦了！連頭髮都白了！」

李毅第三個覺得對不起的人是捐髓者，「因為我不聽話，所以受髓者會遭遇到移植後的所有狀況，我都經歷了，但我還是挺了過來，現在很健康。」加



李毅生病前在家鄉留影，他說以前個性比較執著，生病後才深刻體會佛法「去我執」的意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提供

上自己太想見到捐髓者，感覺好像強迫捐髓者在中秋節來參加相見歡，心想恩人一定很困擾。

當三十五歲的捐贈者吳世偉一上臺，李毅立刻衝到舞臺邊緊緊抱住這個朝思暮想的「另一半」。

美好感受 走路有風

家住臺中市后里區的吳世偉，在二〇〇四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經過慈濟骨髓驗血活動現場，當時他感覺這是很不錯的活動，所以捐出十毫升的血液樣本。

當慈濟志工打電話通知他配對成功時，吳世偉才想起自己曾參加過驗血。比一般人幸運的是，沒有遇上親人的反對。從事教職的他，純粹認為這是該做的事，他想：「一般人在面對死亡時，那種煩惱與恐懼一定很痛苦。」忍了七個小時坐在椅子上不太能動彈的不舒服，他捐出足量的周邊血，「整條手臂



雖說自己已經「放下了」，但在等待捐贈者的時刻，李毅仍無限的期待與緊張。攝影／吳欣玫

都麻了！」吳世偉說，當時要向學校請假時，正愁著該用什麼假別，沒想到拿到假單時，上面居然印有「骨髓捐贈假」，讓他第一次感覺這任務是神聖的，心裡有一點點的驕傲。

捐完周邊血，他很快就回到學校教書。一段時間後透過志工轉達，他收到一張感謝卡，讓他確定自己真的「救了一個家庭」。吳世偉說，救人的感覺真好，有一段時間走起路來都開心得輕飄飄地。他將這美好的經驗與朋友分享，現在只要慈濟有骨髓驗血活動，一定立刻透過臉書 (facebook) 將訊息發送給親朋好友知道。

愛的接力 圓滿相見歡

來自上海的李毅看到捐髓者吳世偉時，很激動地緊緊擁抱著，「等了五年，原來非常執著想要見救命恩人一面，自從血型從 A 變為 B 後，就放下了。」

終於如願以償的李毅，在臺上一直挽著吳老師，不斷對恩人傾吐心中累積以久的話語，幾乎忘了典禮流程仍在進行。「今天應該很感動，為什麼大家都這麼高興？」司儀陳竹琪不解地問另一位主持人，黃添明說：「因為他把我們都變成 B 型了」。

上海的受髓者李毅（中）由他的主治醫師、上海道培醫院高志勇院長（右二）陪伴來臺，終於見到朝思暮想的恩人吳世偉老師（左二），李毅喜不自勝，分享他「從 A 到 B」的轉變。攝影／吳欣玫



周邊血幹細胞捐贈

造血幹細胞捐贈方式
有 2 種喔！



很多人不知道的捐贈方式，
但現在有 95% 的捐贈者，都
選用此捐贈方式很清醒可以
看電視、吃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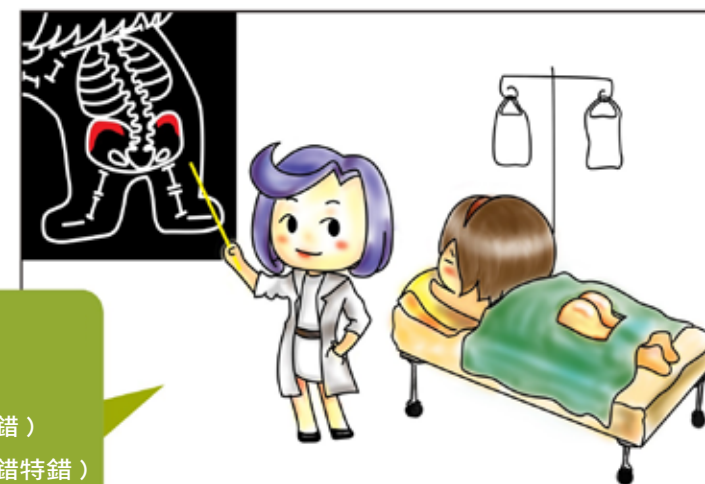


骨髓幹細胞捐贈

造血幹細胞捐贈方式
有 2 種喔！



骨髓捐贈的迷思：
1. 以為是抽脊椎（錯）
2. 以為會半身不遂（又錯）
3. 以為是抽龍骨水（大錯特錯）



繪圖／高聖詠

配對希望

側寫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行政團隊

文／葉又華、黃秋惠、曾慶方 攝影／謝自富

談起奉獻愛心，臺灣可算是全球「好人」高密度聚集的代表，就以骨髓捐贈來說，平均每一百位臺灣人中有一至二位是骨髓捐贈的志願者。而要募集這麼多的捐髓者資料，除了慈濟骨髓捐贈關懷志工的努力之外，還有一個隱身於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行政團隊——「資料庫暨行政組」全心投入。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幫助全世界的血液病患者尋找治癒的機會。」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行政組組長張筑聿這麼說，「所以我們的工作性質，應該歸屬在國際醫療。」

走進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空間規劃為 HLA 實驗室、臍帶血庫、資料庫暨行政組。而行政組內，則再細分為「配對小組」與「捐者小組」。除了配對外，行政組還肩負著培育全臺灣志工講師的重任，讓講師深入社區，再培育更多的關懷志工。

HLA實驗室 確認基因配型

一九九七年 HLA 實驗室正式成立，負責為臺灣各地的造血幹細胞捐贈驗

血活動的血樣檢驗配型。確認後的配型報告存入資料庫後，就能供血液病患者進行配對。

不過，當病患與捐贈者配對上時，捐贈者需再次抽血複檢其 HLA 配型，確認與病患 HLA 配型相符，HLA 的檢驗準確度關係著移植成效。若是病患無法在成人捐贈者資料庫中找到適合的捐贈者，也可以考慮採用臍帶血移植，目前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已儲存一萬二千袋臍帶血，也積極推廣臍帶血移植。

配對小組 連結生命希望

配對小組的吳怡蓁，主要負責大陸傳來的配對申請，他將收到的資料逐項鍵入中心的電腦配對系統，相關資料包括：病人的姓名、疾病名稱、HLA(人類白血球抗原)配型，申請醫院、醫院所在地、主治醫師姓名，還有病人的性別、年齡、身高、體重、血型等基本訊息。

資料建檔後，就由電腦系統進行分析與配對。可知道，在沒有血緣的人種



之間，HLA 完全配對成功的機率最高才二千分之一，低的話甚至只有一億分之一。只需短短幾分鐘，系統就從配對資料庫中篩選出可能相合的捐贈者。接著，列出最適合的前三十筆資料，回傳給申請配對的醫師，由醫師評估後決定要選擇哪位捐贈者。若在慈濟找不到合適的捐贈者，配對小組也可能將病患資料轉傳至其他國家的骨髓庫，尋求更適合的捐贈者。

而不管是醫師或是等待移植的病人，甚至是配對小組的全部同仁，通通看不到這幾筆「希望資料」上的志願捐贈者姓名、住處等個人資料，他們只看得到代碼、性別、年齡和 HLA 配型資料。

當移植醫院的醫師傳來由他為病人仔細選定的捐贈者之後，配對小組就會將這個志願捐贈者的代碼輸回系統，後續工作轉交給捐者小組接棒。若捐贈者有狀況無法捐贈時，捐者小組會回報給配對小組，再由配對小組回報給移植醫院的醫師。

算一算，在配對小組，一年約有三千多筆申請資料，等於全世界每個

月有三百多位血癌病人，把重生的希望寄託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而只要能為病人現出一道生命曙光，不論是來自哪一國的病人，配對小組都責無旁貸的努力一試。

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已完成捐贈的二十九個國家地區裡，連俄羅斯、土耳其、北歐挪威、瑞典這幾個從人類學觀點看來跟華人血統很遙遠的地方，也都各有一例圓滿配對與捐贈。可以想見，在配對小組的電腦系統裡，幾乎與全世界從事造血幹細胞移植的醫院都有連線。

捐者小組 不畏變化球

捐者小組這一端，所有在資料庫中配對到的捐贈者，分別由六位同仁負責。當配對小組的需求送出之後，捐者小組的同仁會透過電腦系統收到捐贈者血樣複檢通知。

相對於配對小組不能看到捐贈者資料，捐者小組不能看到病患的資料，僅能以代碼識別，在代碼之下只能看到性別、體重。服務年資已經十三年

的邱雅雯，從單身到已經結婚並身為人母了，還是樂於投入這份與時間競賽的工作。「其實，當我們請捐贈者備血時，如果移植醫院表示只需要一袋血，我們就知道，接受骨髓移植的應該是個小孩子。」雅雯不經意透露了經驗累積的小小秘密。

感謝使命必達的志工

捐者小組工作的第一道程序，是先查看「捐贈者候選人」住在那一個區域，然後聯絡該區的關懷志工窗口，請他們啟動尋人任務。

全臺灣志工窗口目前約有一百位，負責帶動近五千位關懷志工，連澎湖、金門、馬祖都有關懷團隊。志工團隊的投入是從舉辦驗血宣導活動開始，而當捐贈者被配對上時，為了讓捐贈能夠圓滿，志工一刻也不敢懈怠。

邱雅雯說：「基本上，我們會請志工在三天內回報聯絡狀況，盡可能在一個星期內找到捐贈者並確認其捐贈意願。」不過，因為捐贈者留在資料庫裡的資料，可能是很多年以前的，或許電話改了、搬家了、換工作了；或比較常遇到的是，因為時間久了，捐贈者根本忘了自己曾經參加過慈濟舉辦的驗血活動，而把打電話通知的志工當成詐騙集團；更常碰到家人因為不瞭解而反對。

若是家訪無法與捐贈者見到面，他們會在捐贈者家中的信箱，留下一份印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標誌的正式



辦公桌上厚厚的文件，都是來自臺灣各地參加驗血活動捐贈者的資料。

通知信函，信中委請捐贈者儘快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聯繫。

分享感動 彼此打氣

而志工與捐贈者第一次接觸後，如果捐贈者同意，就要開始安排「捐者血樣複檢」，而在血樣送至 HLA 實驗室之前，也必須先篩選健康情形，「如果捐者有 B 型肝炎，有些醫師覺得可以，有的會說不行，這都要考慮病人的狀況是否適合。」雅雯解釋接下來的步驟，「如果醫師覺得不行，我們就要從頭來，請志工聯繫下一位適合的捐者。」

受挫難免，但捐者小組大部分的時間，都被捐贈者的愛心和志工的恆心毅力感動；而為了實現那在某個角落等待的病人企盼，他們鼓起勇氣，勇於承擔這份時時都在助人的工作。轉眼間，最資深的同仁黃慧鈴已經跟中心一起打拼十五年了，而組內年資最淺的夥伴不知不覺也通過了五年的考驗。

從移植醫師提出捐贈者需求到完成取髓的時間，平均要花上一、兩個



白板上每個藍色貼紙都代表著一個捐髓救命的機會。每個月平均會有三十例的造血幹細胞捐贈，不論是周邊血、骨髓或者臍帶血，骨髓幹細胞中心的行政組都必須仔細安排。

月；而如果病患狀況不急迫，也可能長達半年。萬一有「急件」，標準是二十一天內要取得捐贈者健檢報告；但如果遇到病人已進入無菌病房行殲滅療法，而捐贈者因故突然無法捐贈時，工作人員就強力壓縮自己的工作流程，加班趕工，在七天內完成捐贈所需的所有流程，並完成捐贈。

從一九九四年一年捐髓七例，到二十年後的現在，全臺灣每個月平均約有三十例完成造血幹細胞捐贈。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行政組同仁，是身居幕後處理大小事的關鍵人物，是傳遞清水之愛的推手，更是所有關懷志工的後盾，二十四小時待命。

■（本文節錄自《髓緣二十愛流轉》一書，二〇一三年九月經典雜誌出版）



海外申請骨髓配對成功後，需準備各種相關文件與血樣一起送到國外。圖為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同仁羅君洳為證明文件蓋上海關章。

化廢棄物 為救人希望

慈濟臍帶血庫

臍帶血是胎兒的臍血管和胎盤之中、寶寶出生後殘留的血液，是寶寶產後的醫療廢棄物，但是臍帶血含有豐富的造血幹細胞。因此捐贈臍帶血是愛心的發揮，也是利他精神的昇華。

臍帶血造血幹細胞 排斥低活性強

一九八八年，法國醫療團隊利用患者手足的臍帶血幹細胞成功的移植並治癒了一位患有貧血症的五歲小男孩。美國則是在一九九〇年將手足間的臍帶血幹細胞成功移植至白血病童身上；一九九三年，美國亦利用臍帶血以基因治療三名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的孩童。從此之後，臍帶血移植與冷凍保存臍血蔚為風氣，成為治療血液疾病、免疫缺失或代謝功能失常等疾病移植治療的重要選項。

臍帶血移植的優點是它的收集無須做任何手術或麻醉，非常安全，冷凍保存可以配對的臍帶血幹細胞已經完成了所有需要的疾病和傳染病的檢驗和調查，

文 / 楊國梁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

需要時幾乎可以「隨要隨到」，它的排斥反應和 GVHD（移植抗宿主反應）較骨髓幹細胞或周邊血幹細胞的移植來得溫和，配型只要與病人六分之四或以上相符即可，因此配對成功率高，病人可免苦等之難，尤其特別的是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來自於新生兒，活性及分化力強，所以移植時幹細胞數量可以較骨髓少。

繼成立慈濟骨髓資料庫及免疫基因實驗室之後，證嚴上人於一九九九年創立了慈濟臍帶血庫，旨在鼓勵人人一方面資源回收物盡其用，另一方面發揚奉獻祝福他人的理念，將適合應用的臍帶血保存下來，並在適當時候為病人做移植使用，搶救罹患血液疾病的人。

提供病患生機 一百二十個免費移植機會

根據美國骨髓資料庫的預計，到二〇一五年時，每年使用臍帶血異體移植量將達一萬例，因此 NMDP 接受美國政府的委託，耗資擴大臍帶血儲存的工作。

但是在臺灣，臨床臍帶血移植因為發起較晚經驗較少，成本費用比成人骨髓造血幹細胞高，因而使用臍帶血的治療頻率偏低，讓一些病患錯失移植良機。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和慈濟醫院慈濟臍帶血庫為了推展臺灣臍帶血移植的經驗，並幫助經濟弱勢病患治療血液疾病，締結了合作計畫，自二〇一一年十月至二〇一四年十月為止，三年期間，免費提供一百二十位病患，每人最多兩袋的臍帶血，於衛生署評定合格之移植醫院進行移植。目前已有數家移植醫院提出申請並完成移植手術。

匯集廣大眾多愛心人士的慈悲心和善意，慈濟臍帶血庫是儲量達一萬二千多袋的公益臍帶血庫，至今已提供了



小男孩抱著小熊的紙黏土作品，蘊含著一位母親對等待臍帶血移植的孩子的無限祝福。

七十六位病人在世界數國移植醫院完成臍帶血移植，臺灣的愛心像一股清流，源源不絕的流向世界各地，給予病患治癒的希望。🌱

慈濟臍帶血庫提供一百二十個免費移植機會給弱勢血液病患治療。圖為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楊國梁與臍帶血檢驗員江珮榆在臍帶血庫中討論相關事務。

